契丹小字中的“元音附加法”*

吴英喆

[提要]作者认为，契丹小字原字的拼写规则中存在“元音附加法”，即以辅音开头的原字，在具体拼读过程中，其前面可以附加某个元音加以拼读，这个附加元音的性质可能遵循元音和谐律的要求。

契丹小字400多个原字中的一半以上已拟音，主要依据汉语借词或根据契丹语亲属语言构拟。从理论上讲，根据那些已知读音的原字可以拼读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词。遗憾的是，学术界得出的原字读音，在拼读汉语借词时畅通无阻，而拼读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却遇到一些问题。

20世纪70年代，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曾对契丹小字拼读法作过说明：“契丹小字是一种特殊的拼音文字，不同原字所代表的，有的是音素，有的是音节。同一个原字可因出现位置不同，而有时代表音素，有时代表音节”。“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央元音ə。而在原字同原字相拼，发生语音结合时，这个元音ə便往往作为一个介音，被融入另一个主导作用的元音之中”。“契丹小字拼音时，往往采用一些介音或重合原字中表示同一音质的部分（有时也叫榫接法）”。

后来，有学者对以上拼读法提出过补充意见，长期以来这个拼读法在契丹小字研究界占居主导地位。但随着契丹小字研究资料和成果日益积累，有的原字的拼读规则已超越以上拼读法的范围。笔者考察这些原字的读音，对契丹小字拼读规则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释读了若干契丹语词。

一 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新认识

在已知读音的原字中，部分原字既包含元音音素又包含辅音音素。过去一般认为其元音居于辅音的前面或者后面，有时为了简便，只写其辅音，省略其元音。

根据后来的研究成果，过去认为元音居于辅音后面的，现在看来其元音既可居于辅音的后面，也可居于辅音前面。如：𘰾字的借词例字从现代汉语语音看，表示tɕ、tɕʻ、ɕ等音，但是它们分别由ts、tsʻ、s等演化而来。𘰾字在契丹语词中出现频率很大，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契丹小字再研究”（02JAZJD84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契丹文释读与契丹语语法研究”（06CMZ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06JC740009）；内蒙古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释读契丹文探索契丹语语法”。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ʦ、ʦ‘两个音与 s 比较而言不是基本语音。例如蒙古语中就往往用 s 来代替 ʦ 和 ʦ‘。因此，契丹文研究小组为构拟的主要音值是 s，同时也不否认它表示 ʦ、ʦ‘的作用。这个原字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曾以单体字的形式出现。因此，它表示一个音节而不是一个单纯音素，而且根据汉语借词及表示“夜”的（蒙古语中“夜”曰 son~ʃon）等例子来看，其元音不应位于辅音之前。但后来人们解读《耶律智先墓志》时发现，契丹字表示人名“阿信”，这有汉字《耶律智先墓志》的佐证。而且进一步了解到还可以表示人名“乙辛”。甚至将《许王墓志》中的释作墓主人的名字“乙辛隐”，这个名字在墓主人耶律斡特剌的传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因此表示“阿信”或“乙信”没有什么障碍。《蒙古秘史》中有“额先”读 esen，“安存”，常用于人名，契丹语的“阿信”，“乙辛”可能与之同源。因而这里将读作 ɛs，更为妥当。

从 20 世纪 30、40 年代开始，研究者们知道契丹小字的词义为“孝”，的词义为“九”。契丹文研究小组在研究其他字读音的过程中，得知（ʃ）、（i）、（d）、（p）、（n）等的读音。《辽史•营卫志》记载：“赤寔得本为孝”。

蒙古语“九”为yisu，口语为 is。如果把读为 is，既符合蒙古语的读音，又符合《辽史》所记载的“孝”字的读音，即 ʃ-i-is-d(ə)-b(ə)-n。后来，刘凤翥先生释读为“夫人”（fuisən~fusin），王弘力先生释读为“乙室堇”（isgən）、乙室己，都很通顺，也是对读 is 的验证。因此 is 这个读音是比较可靠的。但是，《宋魏国妃墓志》第 10 行出现的，前人已释作“延昌宫之副使”，这有道理。这里的对音汉字是“使”，据此，这里原字以 is 来拼读，显然不妥。汉字“使”的不同时期的读音是（ʂïə—ʂï—ʂï），据此应读作 ʂï 或 si 更为恰当。原字的 is 和 si 两种读音，与前面提到的有两种读音的现象，应属于同一类型的问题。

原字出现在表示午（马）的中。在汉语借词中，原字的读音为 m 或 mə，蒙语表示午（马）的词读作 mori。因此，《契丹小字研究》为拟一个假定性的读音 ri，这样这个字可读为 məri，后来为了进一步接近民族语言的读音也标记为 mori。

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常遇到这个原字，大家以 ri 读音拼读其他词语，还没有遇到严重的障碍。如：刘凤翥先生释为名、号、讳，可读为 iri。王弘力先生将标音为 irj，释义为称号、阁下。即实先生释为“宰相、等级”，读音为 ʃarku，释为“梯里己”（《辽史》作梯里己）等，都能讲得通。

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实先生将释作“夷离堇”，经过几年的反复验证，这个释读意见也是正确的。缘此，在这里把原字读作 ri，显然读音不能与“夷离堇”吻合，读作 ir，才能拼读出它的读音。说明原字既可以读作 ri，也可以读作 ir。换句话说，其元音既可处于辅音 r 之前，也可处于辅音 r 之后。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原字的拟音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如：王弘力先生将读作 toboji，表示人名“挞不也”。释读为 ʃobog~ʃubg“阻卜”，“术不姑”，《辽史》多见此名。为“阻卜”之宾格。即实先生说，当是“田庄”之义。《辽史》人名多有挞不也，挞不衍。《萧仲恭墓志》挞不也书作，挞不衍书作。故知亦是挞不也。《金史国语·解》谓“挞不也，耘田者”。然较以满洲语，则不以耘田为“答不也”。看来答不也不是女真语，而是契丹语。

据此，读 pu 基本上能够成立。然而，即实先生把《萧仲恭墓志》第28行的释作人名“敌辇阿不”，这与《金史·萧仲恭传》所载其子“本名敌辇阿不”相吻合，能够成立。缘此，原字在这里读作 pu 显然不合理，读作 ap，更符合有关史籍中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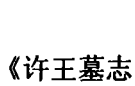
原字是契丹小字资料中常见的原字。它在汉语借词中的例子有：

	i-ou-u p-u i-ie	右仆射
	k'-ai k-uei p-ai	开国伯
	fu p-u ʃ-iu	副部署
	l-i po-u ʂï-ï l-aŋ	礼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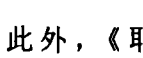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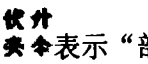
已释读民族语中的用词有：儿子，大儿子，孙子，孩子(复)，女孩子（复）。因此，为原字构拟 pu 的音是比妥当的。可是最近刘浦江教授提出《耶律仁先墓志》第二行的表示“阿保机之”，根据有关史料，这个释读意见是正确的。因此原字在这里不能读作 pu，应读作 ap。

此外，我们根据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也能证明有些原字读音前面可以接元音的事实。如原字常出现在（左院）、（六院）、（东京留守）、（第二）、（第三）、（第四）等词语中。即实先生对它拟音是 ru，清格尔泰先生也读作 ru，刘凤翥先生的拟音是 rə。可是，在已见资料中，原字还可以用于词首，据初步统计，在各种资料中它共出现 31 次。值得注意的是《博州防御使墓志》32 行的，《耶律副署墓志》33行的以及《道宗哀册》23行的（改刻前），从词尾变化来看，这些词应该是契丹民族本民族语词。然而，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r 辅音不出现于词首。如 G.J.兰司铁认为“鼻音（ŋ，n，m）之中，m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 n 可在词首，而流音（l 音）和颤音（r 音），就我们现在所知而论，从不出现于词首”。按照原来的拼读法，可能无法解释这个矛盾，而用本文提出的辅音前可以添加元音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就顺理成章了：契丹语中之所以词首能够出现，是因为所包含的 r 辅音前面可以附加元音。也是一个常用原字，词首、词中、词尾均可以出现。关于这个字的读音，过去曾有过种种假设。刘凤翥先生对照“耶律智先”的契丹文、汉文两种资料，认为表示的是“阿撒里郎君”，并在后来发表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录中，对原字构拟的读音是 lu。这个语音构拟虽有汉文资料的佐证，但需要进一步推敲的是原字所包含的究竟是 l 辅音还是 r 辅音的问题。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从“鞑靼”一词谈起。即实先生提出《兴宗哀册》第 32 行的即为“鞑靼”，拟音为 t'utər，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高路加先生曾将《萧仲恭墓志》第 9 行的释为“鞑靼国王之”，后来，刘凤翥先生也采纳了这种释读意见，遂将《博州防御使墓志》第 8 行和 18 行出现的释作“鞑靼”。刘浦江先生凭的词尾没有附有 r 辅音，否定了表示“鞑靼”的意见，并认为“达靼（Tatar）本是突厥人对室韦系蒙古族诸部的泛称，辽代汉语文献中虽沿用此名，但契丹人既然用另外一个专用名称阻卜（术不姑）来指称鞑靼，在契丹语中想必不会有 Tatar之称”。由笔者看来，刘浦江教授的意见，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表示“鞑靼”的字样。如：《许王墓志》第 16-17 行中有：，前五字表示“于大安十年阻卜”，其中表示“阻卜”，首先由王弘力先生解读成功的。最后一个字应表示“鞑靼”。这有语音方面的根据：读 d，学术界无歧义。与有交替使用的现象。如：表示“第五”的契丹字也有和两种写法。因此，和的辅音相同。包含 d 辅音，也包含 d 辅音，其理由是：《耶律（韩）迪烈墓志》第 17 行的表示人名“破得”，与耶律（韩）迪烈妻子《乌卢本娘子墓志》中的“仲者破得”的记载相吻合，已由刘凤翥先生释出。此外，《耶律仁先墓志》第 62 行的表示人名“普达”，与耶律仁先之子《耶律庆嗣墓志》中的“长曰兀欲娘子，适大帐公主孙普达”的记载相吻合，亦由刘凤翥先生释出。此外，和也有交替使用的现象，如各家认为表示“捺钵”的契丹字也有两种写法，如（《兴宗哀册》第 2 行）和（《宣懿哀册》第 5 行）。和的读音相近，都包含 d 辅音。因此，也包含 d 辅音。契丹字的第三个原字，前面提出读 l 或 r，末一个原字是所有格附加成分。拼读的四个原字则成 da-da-ri（或 li）-ɔn。与古突厥文《阙特勤碑》所载 tatar 的读音非常接近。其上一字也是表示“鞑靼”的佐证。因为，史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籍中“鞑靼”常与“阻卜共处”。此外，《耶律奴墓志》第30行的，释作“鞑靼之诸部”，也能够成立。表示“部”之复数形式，其单数形式是，有时记作。如此看来，表示“鞑靼”是能够成立的。因此，根据《阙特勤碑》所载tatar的记载，为构拟ri的读音也许更接近事实。可是原字也用于词首，据初步统计，在各种资料中这个字在词首共出现58次。并从《博州防御使》41行的、《道宗哀册》第22行的、《萧仲恭墓志》第38行的、《耶律弘用墓志》第5行等词尾变化繁多的词语来看，原字可以出现在契丹民族语词。前文提出的读音为ri，根据阿尔泰语系的语音规律，r辅音不能出现于词首。然而，根据本文提出的拼读规则，其前面可以添加元音，因此，这些词应该都是以元音开头的，前面可以附加元音。

如此看来，以辅音和元音组成的契丹原字，其元音只能居于辅音的一边之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以上例子可以证明其元音既可以居于辅音之前，又可以居于辅音之后。因此，我们过去认为以辅音开头的原字，它的前面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元音，拼读具体词语时，可以附加元音。这个元音的性质根据元音和谐律加以确定。这种拼读可以命名为“元音附加法”。这不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契丹小字拼读法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

二　对契丹小字拼音规则渊源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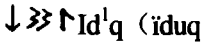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契丹小字拼写元音的规则不是十分严密的，根据需要，有的原字前面或后面可以添加元音来拼读。也许有人对此产生疑问，觉得不可思议。契丹小字这种松散的拼写规则的产生与契丹小字创制时所参考的文种不无关系。据我们了解，古突厥文（也称作鄂尔浑文、如尼文、叶尼塞文）中就有类似这样的拼写规则。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它既不是纯粹的音素文字，也不是纯粹的音节文字。这一点与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总结非常相近。为了便于了解，将古突厥文的拼写元音的规则抄录于下：

1．古代突厥语中的8个元音用4个字符表示：表示a，ä；表示ï，i；表示o，u；表示ö，ü。

2．词首或词的第一音节辅音后的元音a，ä通常不写出，有人认为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辅音字母以a，ä起首发音所致。如：at“马”写作（t^1）（拉丁字母右上角的小阿拉伯数字1、2分别表示与后元音、前元音拼写的辅音），ät“肉”h（t^2），al-“拿”写作（l^1），äl“国家”写作（l^2）；而在词尾时则一般写出，如：qara“黑”写作（qr^1a），apa“祖先”写作（pa），tamγa“印记”写作（$t^1m\gamma a$）等。

3．元音ï，i和o，u，ö，ü如在词首或第一音节中时，一般都写出。元音o，u或ö，ü当位于辅音（q）和（k）前后时，通常不写出。在附加成分中，元音u，ü常不写出，如：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ïduq）“圣”，（ïttï）“派出”，>oγlm（oγlm）“我的儿子”，nüčn²（üčün）“为了”。

笔者认为这些拼写元音的规则与本文讨论的“元音附加法”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②的拼写规则与契丹小字的拼写规则非常接近。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拼读法的创制可能与古突厥文有一定的联系。这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日本学者村山七郎先生，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契丹字的解读方法》中提出契丹原字源于突厥字母，并用突厥字与契丹字对比研究，探讨契丹原字的音值。由于契丹字和突厥字在字形方面并没有那么多的联系，村山七郎先生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文章发表后，契丹文研究界发表意见，推翻了村山七郎先生所提出的契丹小字的字形源于突厥字母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拼写规则方面没有源借关系。根据前文提及的几个原字表示元音的特征来看，契丹小字在拼音规则上模仿古突厥文的可能性很大。古代突厥文是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纥/回鹘（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使用的文字，后被回鹘文所取代。10世纪初，契丹人创制契丹大小字时突厥文已经被淘汰，变成了死文字。可是对于契丹人来说突厥文并不陌生，据《辽史》记载，契丹人在924年仍在使用突厥文，如：“甲子，诏磨崖闼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记其功”。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突厥文虽然已不流行于中亚，但契丹人对它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契丹人创制自己的文字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过突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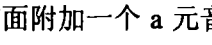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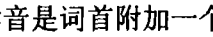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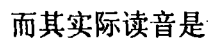
目前契丹文字研究界一般都赞同契丹小字在创制过程中接受了回鹘文字的影响这一说法。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由18-22个字母组成（因时代早晚，字母数有所不同）。在拼写元音方面有一下几条规则：

1．元音o、u、ö、ü、i、ï在文字上不加区别。

2．元音ö、ü在第一音节辅音y、k/g后，一般不在下面加写一斜横画（即不加写y字母），而径直写作o、u。

3．ö、ü在词首或在除y、k/g之外的第一音节辅音后，一般用下面加一斜横画的方法（即加一个y字母）以与o、u分开。但在第二音节以后则只写作o、u（因突厥语的元音协和规律决定它们只能读成ö、ü）。

4．在个别词中（或在一些写本中），词首的后列元音常少写一短横画（即所谓的一“芽”），即写作ä。

从这些特征来看，在表示元音的方法上契丹小字和回鹘文之间找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不排除其他方面的联系，如“附加符号”。据笔者研究，契丹小字中存在附加符号，具有区别音义的作用。如带点的原字的“点”，它有修饰限定“男性”的作用。这个附加符号也许与回鹘中的“一般用在元音字母a/ä的左方加一点的方法表示n”的规则有关。再说中世纪蒙古语中曾存在以n区别“性”范畴的现象，可以推测契丹小字中的“附加符号”—“点”的读音或许是n辅音。这可能契丹人从回鹘文得到启发创制出来的。其实现行蒙古文中也有“元音附加”现象。如：“温泉、矿泉”记作（rasiyan），而在具体拼读过程中，其前面附加一个a元音，读作aɾʃaːŋ。“无线电、收音机”记作（radio），而其实际读音是词首附加一个a元音，读作aɾaːdʒʊː。“瞬间”记作（γšaːŋ dʒayur-a）而其实际读音是词首加一个a元音，读作aγʃaŋ dʒʊːr等。

笔者认为当时迭剌创制契丹小字时，在拼音制度方面参考回鹘文的同时也参考过突厥文，前文提出的拼写规则也许能够证明这种推测的可靠性。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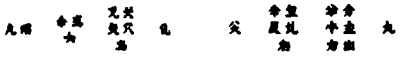
三　对若干契丹字读音的探索

下面我们利用“元音附加法”试读几个契丹字，进一步检验它的正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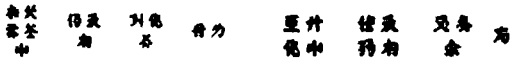
1. 西契丹文字研究小组解读为皇后，并从《辽史·国语解》中的“耨斡麽，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称。麽，母称”了解到有关原字的读音。因为此前已知字的读音为 e，所以，为 nou-e，为 muo 也大致可以肯定。后来的考验中也没有遇到严重的反证。嗣后，即实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为“妻”之义，表示女性（复数），表示女儿，表示女儿的复数等。这些释读意见都比较正确的。但根据 muo 这个读音很难从蒙古语语族语言中得到旁证。如果依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其前面加 ə 元音的话，读 əm，恰好获得与蒙古中表示“女性”的读音 əm。读 əm ku，即“女人”。读 əmd，即女性（复数）。可以与蒙古语族语言中的读音联系起来。如：蒙古语读 əm（女的），达斡尔语读 əmgun，东部裕固语读 eme~pusəɣui，土族语读 nəne，东乡语读 əmə，保安语读 ɛmə。

2. 这个字的拟音过程前已述及，依过去的读音读 pu，而按照元音附加法或根据这个字可以拼写“敌辇阿不”，可读作 ap。如 p 辅音前面冠 ɵ 元音，将成为 ɵp。字除了表示“祖”，也用于表示“祖父”的，以及“曾祖父”的。在“元音附加法”认识下的 ɵp，与蒙古语中表示“爷爷”的 ɵpɵg 很接近。

3. 原字见于早期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然而其读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卢迎红、周峰释读《耶律迪烈墓志》时，根据刘凤翥先生的意见，将该墓志第 13 行的释作“第二賓慈敦睦宫判官封”。其中第二字还出现在《耶律智先墓志》第 14 行，根据汉字《耶律智先墓志》应译作“迪里姑”。表示“敦睦”的在《耶律奴墓志》第 12 行中记作。不过，根据其出现环境表示“敦睦”的可能性也很大。刘凤翥先生也许根据这个实例，在他的《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的附录中为构拟了 mu 的读音。原字也用于拼写契丹语词，刘凤翥先生根据《太叔祖哀册》第 9 行的铭文，释为“孙”，其出现环境如下：



景　宗之　曾孙　　统和之　　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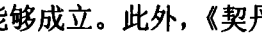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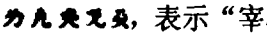


孝　章之　第三　子　　仁　圣之　大　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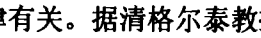
这段铭文里歌颂的是“皇太叔祖”耶律弘本与几个皇帝的关系。“统和”是辽圣宗的年号，用以带指辽圣宗，“孝章”是辽兴宗的谥号“神圣孝章皇帝”的简称，用以代指辽兴宗。“仁圣”是辽道宗的谥号“仁圣大孝文皇帝”的简称，用以代指辽道宗。这都符合《辽史》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载耶律弘本的身世。

第二句铭文的第三字与表示重熙的契丹字的第二字相比，只是末尾原字不同。清格尔泰先生认为是一种行动词附加成分，该词是修饰的定语，因此，有“孙”义的观点基本能够成立。此外，《契丹小字萧特每·阔哥驸马之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第 13 行之，表示“宰相之孙子高十”，也是表示“孙”的重要依据。可是，阿尔泰语诸语言中不见以 mu 这个语音形式表示“孙”。如果依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前面加一个 o 元音，读 om，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就能够找到音、义相近的词语。例如：满语“孙”omolo，达斡尔语 omul。om 可能是以上二语中的“孙”的词根形式。第一句的前文提出既可以读 ri，又可以 ir，如果 r 辅音前面加 u 元音的话，可以读作 ur。蒙古语中 ur 表示“种子”，ur xu:xəd 表示“儿女”，“子女”，“子孙”等义。所表达的意义也许与之有关。原字所包含的 r 辅音之前，i 元音和 u 元音都可以接，这或许与元音和谐律有关。据清格尔泰教授的研究，契丹语中存在“元音和谐律”，契丹小字原字的拼接也遵循元音和谐律。因此，辅音前后接加的元音可能都遵循元音和谐律。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

4. 原字表示基数词“一”，学术界早已释读。清格尔泰先生提出在《道宗哀册》的改刻部分，发现改刻为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或者=，或者与有些共同点。清先生根据后来发现的“基数词加序数词附加成分”可构成序数词的现象，以及序数词的原字已被释读的情况，构拟了一些基数词的读音。如，第一，，读 masai，故（一）读 mas。其中对于基数词“一”的读音，这里结合本文的观点，想补充几句。

此前，笔者发现契丹语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想象，并提出契丹语的数词分阳性和阴性两种。认为表示“第一”或“老大”的契丹字也有“阳性”和“阴性”，进而根据蒙古语族语言的特点，提出常见于契丹小字文献的可能表示“老大”，无“第一”之义。因此，要构拟原字的语音，应在清先生提出的=上打主意，可能更为妥当。读 m 或 mo。原字读 mə，主要依据是表示人名“特免”，表示“特每”，因此，读 momə，依这个读音构拟的音值，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得不到印证。道宗哀册中的改刻为，改刻前后的语义是否完全相同，目前还难以断定。不过，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的读音中包含一个 m 辅音，因为的读音为 m 或 mo。假如按照“元音附加法”来释读，其前面加一个元音也许就能解释这个问题了。我们先看看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一”的几种读音：突厥语 bír，蒙古语 neg~negen，满语 emu，锡伯语 əmkən，赫哲语 əmkən，鄂温克语 əmuŋ，鄂伦春语 umun（同）。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由此可以看出，契丹语的基数词可能与满—通古斯语中的“一”的读音有同源关系。的读音m或mo前加元音e，也许就能得出契丹语基数词的读音emo，这样不但的读音问题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明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的正确性。

退一步想，如果的词干等同于的观点能够成立，以上结论是否动摇？其实，从目前的契丹文研究进展来看，是阳性，是阴性，是阳性，是阴性，如果和有“第一”之义，那么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将是的词干=，的词干=。原字读m，前人已构拟。原字读ʊ，其理由是：《宋魏国妃墓志》第4行的，与汉文对照得知这个字表示人名“桃隈”，前人已提出。据此，读t‘ao，读uei，应读ʊ，清格尔泰先生此前根据元音和谐律，假设其读音是ʊ，《宋魏国妃墓志》的记载恰好证明了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和都表示“部”，这说明样和具有交替使用关系。因此，原字也可能表示ʊ或u。这样可以读作mu，前面加一个e元音，应读作emu，亦能得出满—通古斯语言中表示“一”的emu相近的读音。

5. 这是契丹小字资料中常见的原字，它曾在 k-iou-uŋ t-ie-en“宫殿”， t(ə)i s-u“德祖”， ŋ-iu ue-en t‘-uŋ ts-in“御院通进”， t‘-ai ʂï“太师”等词语中出现，据此，学术界一般为它构拟t或t‘的音。这个原字有时单独使用，共出现15次，所以它可能表示的是一个音节。研究者们虽然已知其读音与d有关，但其语义不甚明了，如果利用“元音附加法”就能够推知其语义，如：

①

第二 和鲁温 匣马葛 夷離堇 妻子 （氏 他们二之 第二 子《迪烈7》）

② （《耶律迪烈8》）

妻子 他们 二之 第二 子

③ （《耶律迪烈10》）

妻子 氏 他们 二之 子

④ （《耶律迪烈11》）

迪辇 娘子 国舅 大 翁帐之 他们 二之 孩子 二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⑤  （《耶律迪烈 20》）

国之夷离毕 事 知 授 这些 号 在?

⑥  （《耶律宗教 12》）

南 院 副 部 署 这些 号

据过去研究这个原字包含 t 或 t‘辅音，如果其辅音前面加一个 ə 元音，应读 ət 或 ətə。《蒙古秘史》中“额迭”读 ede 表示“这，这些”。如：

yisügei-ba'atur-un hö'elün-üjin-eč temüjin qasar

也速该把阿禿儿之 訶额仑兀只（从）帖木真 ㄓ哈撒儿

qači'un Temüge ede dörben kö'üt töre=be.

ㄓ哈赤温 帖木格 这 四个 孩子 生

这里的“额迭”ede 代指人物，其后面出现数词概括前面人物的数量，与上面的例句①②③④中的的功能基本相同。例句⑤⑥中的不表示人物，而表示“号”等其他事物。在《蒙古秘史》中“额迭”ede 也有这个功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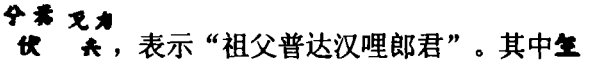
jamuqa-yin ede üges in-u qasar belgütei qoyar ire=ju

扎木中哈之 这些 言语（他的）中哈撒儿别勒古台 二人 来

temüjin-e ügüle=jü to'oril_qan-na kelen gürge=be.

帖木真（于）说着 脱斡鄰皇帝（于）告诉 送到了

如此看来，与《蒙古秘史》中“额迭”ede 的作用基本相同。《华夷译语》中也有“额迭”ede 这个代词，与《蒙古秘史》中的用法基本相同。据以上情况，可以确认是一个代词，读 ət 或 ətə。这样不但的音义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再次证明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的合理性。

6.  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墓志》第 5 行有。第二个字还见于其他资料。刘凤翥先生将这几个字释作“祖母福蔚留夫人”，这有道理，因为其上文是，表示“祖父普达汉哩郎君”。其中表示“祖父”前人已释出，这是表示“祖母”的一个佐证。但其读音尚未得到合理的解释。表示“母”读 əm 前文已提及。读 m 或 mə，前人已释读，读 k 或 kə，已由笔者曾释读。合起来应读作 məkə 或 məkə。这个读音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很难得到印证。如果其前面附加一个 ə 元音的话，应读作 əməkə，应读作 əməkə əm，恰好与蒙古语中的əməg əm（祖母）的读音相吻合。

此外，据笔者观察，原字、、、的所包含的元音似乎也可以居其辅音前后。这些可以在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

本文提出的表示一个音节（辅音加元音）的契丹小字原字，其元音能够居于辅音前面的规则，能够扩大我们的释读范围，对解读契丹本民族语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目前，还有很多原字的读音不甚清楚，因此这种拼读规则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拼读契丹语词时，辅音前面可以附加哪些元音？或者说不可以附加哪些元音？等问题，目前还不甚清楚。此外，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目前已知元音加辅音，并表示一个音节的原字，根据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在拼读具体词语时可能还可以将其元音放在辅音后面。如已知读 al 的原字，拼读词语时，或许可以将 a 元音放在 l 辅音后，读作 la。这些需要继续研究。此外，过去研究者们提出的契丹小字原字拼接时元音重叠的现象(即“榫接法”),如果以本文提出的“元音附加法”来接解释，或许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宝玉柱：《契丹小字及其替换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村山七郎：《契丹字的解读方法》，《言语研究》第 17—18 号，1951 年 3 月。

恩和巴图等：《达斡尔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高路加：《契丹字词拾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G.J.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周建奇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即　实：《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年。

刘厚生等编：《简明满汉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年。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

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文史》2003 年第 4 期。

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华艺出版社，2005 年。

刘凤翥、于宝林：《〈故耶律氏铭石〉跋尾》，《文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 5 期。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文史》2004 年第 2 期。

刘凤翥、从艳双、于志新、娜仁高娃：《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兀里本墓志铭〉考释》，《燕京学报》新二十期。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 年。

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力提甫·托乎提：《阿尔泰语系语言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 年 3 月。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蒙古学集刊》2005 年第 2 期。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清格勒、刘凤翥：《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民族语文》2003 年第 5 期。

栗林均、确精扎布：《元朝秘史蒙古语全单词·词尾索引》，仙台东北亚研究中心丛书第 4 号，2001 年。

栗林均：《〈华夷译语〉(甲种本)蒙古语全单词词尾索引》，仙台东北亚研究中心丛书第 10 号，2003 年。

孙　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

吴英喆：《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10 月。

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 年第 3 期。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 年。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bstract

More than half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 Qidan Small Script have been analysised and their sound reconstructed. In fact, spellings of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are often failed. By observation of deciphered word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spelling system of the ancient Turkic script, we may regard that an “additive vowel” is used in the spellings of the original Qidan characters, e.g. an original character can be spelled with a vowel preceded possibly determined by the vowel harmony rule.

（通信地址：010021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Wuyingzhe95@yahoo.com.cn）

“中国语言普查”工作务虚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

“中国语言普查”工作务虚会于2007年6月29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办，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承办，来自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社会语言学界的20名中青年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提出了“中国语言普查”的初步内容和目标：1.调查汉语方言种类及其使用变化状况；2.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种类及其使用变化情况；3.调查普通话和简繁汉字的使用情况；4.调查境内外语教育及外语人才的数量、水平等基本状况；5.建立中国语言的多媒体数据库，绘制详细的可传之后代的语言地图；6.研究新世纪国家的语言发展战略和国家语言安全问题。他还指出，要通过普查，拟定需要保护的语言、方言目录，制定语言、方言保护措施，拟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语言”，并向社会提供语言资源和数据服务。为达此目标，需要动员全国语言学力量，整合已有调查成果，采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多种方法以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对语言国情的掌握还相当有限。与会专家认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正处于急速变化之中，有些甚至处于萎缩和衰亡之中。我国的语言资源、语言使用和语言活力的现状到底怎样？如何处理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如何开展语言保存和保护工作？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全面可靠的最新资料为依据。因此，在新世纪之初，在已往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科学的全国语言普查工作，已成为我国政府和语言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大家都希望“中国语言普查”能够顺利立项，并表示将积极参与这项工作。

北　雨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